

当代作家豪华礼品书

杂文

SI SHI

四十

HU

胡说

S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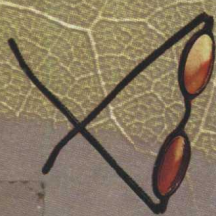
陈

村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SI SHI HUO SHI SHI O



登录号	092712
分类号	I267
种次号	103

陈 村 著

四 十 胡 说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092712

沪新登字 102号

总策划 吴士余
策 划 张企荣
陆 廷
责任编辑 张企荣
陆 廷
文字编辑 顾 泓
美术编辑 陈秀萍
封面设计 雨 鹰
装帧设计 陈秀萍
徐建新
技术编辑 殷小雷

1



四十胡说

著者：陈 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7-5322-1502-4/1·3

定价：25元

作者简介

陈村，男，1954年生于上海。回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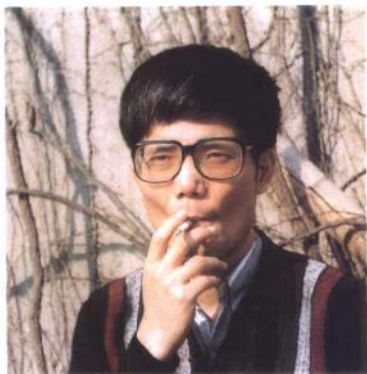
中学毕业后，曾务农、做工、上学、教书。1979年起发表作品，有作品集《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屋顶上的脚步》、《今夜的孤独》、《生活风景》、《弯人自述》、《一下子十四个》、《百年留守》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四十胡说



序	1
我的家	4
我是什么	7
青春不知道	10
谢谢卡拉OK	12
全都白说	17
为人民服务	21
奇异的轮回	25
四十胡说	28
这一年	34
匹个福特	37
知识分子买书	38
一醉方休	40
圣诞老人	43
只有	44
足球的功德	46
街道素描	49

水很活泼	57
夏日的尊严	58
我的电影	60
亮出真皮	67
女人抽烟	71
轻松的活法	74
灰牙族	77
赤子之心	79
探访萧红	84
山	88
雪	91
花	93
鸟	94
月亮	97
爱和欢喜	100
车上的时光	101
飞来横祸	104





保值补贴·····	108
风·····	110
诺贝尔,你是我们心里 永远的痒·····	112
街头的警察·····	117
听e小调·····	121
如何藏书·····	125
女人和诗·····	129
开枪·····	131
做梦·····	134
活着·····	136
过日子·····	141
秃头·····	143
有点声音·····	145
文学旧事·····	148
过年咏叹·····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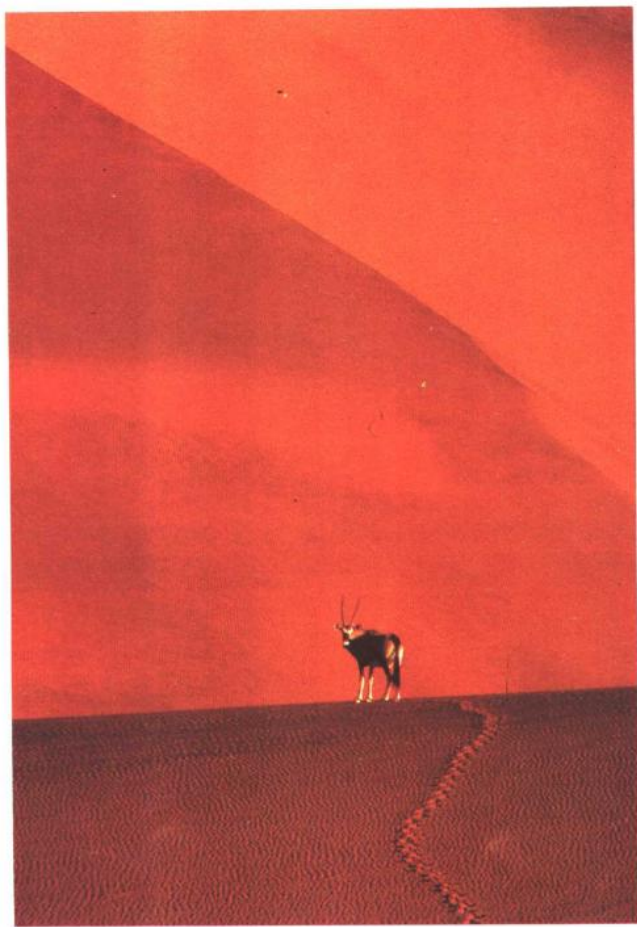
序

编自己的文章集子是件难得的愉快事情，但是虽有编辑催着，不知怎的我仍拖了一段时间。也许是那个叫世界杯的东西在作祟，神思总是恍恍惚惚的。这就像带球冲到了禁区，却不射门。是的，一射门，好球还是臭球一目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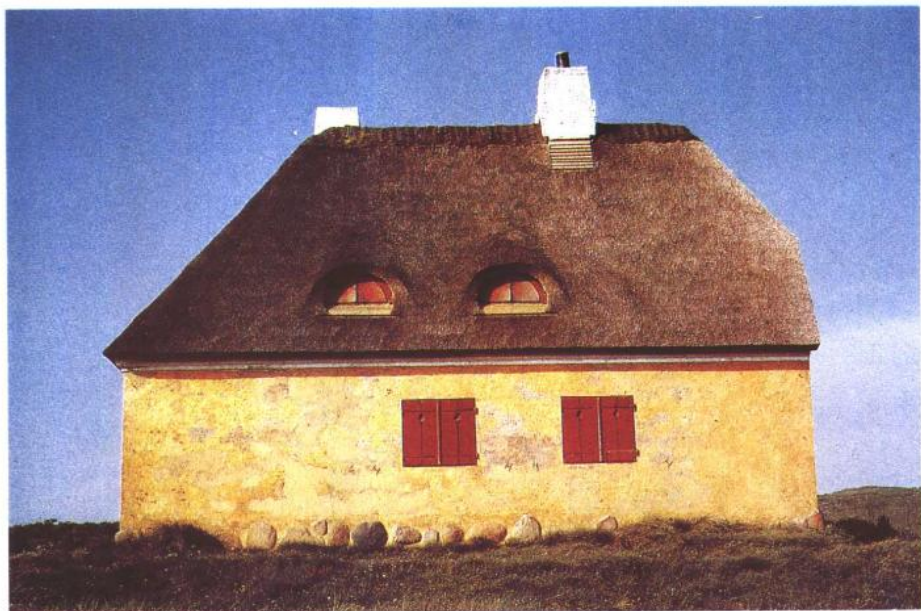
从没去想自己是个“散文家”，所以我的文章都是零零碎碎写成的，碰上什么就写什么，没有菜谱，更没乐谱。原本将它作为一个余兴，谁知阴差阳错地变作了主旋律，迄今出的短文集已超过了小说集。然而，心理却变不过来。

如果说做小说还是一种表演的话，写短文就纯粹是说话了。不是做报告，开讲座，而是和一个人相对而坐，絮絮叨叨。做人难免有几句话要说，要是以为世上还有人愿意听，便会说它出来，去找要听的人。年轻时，说着话爱好带出许多人名，语法也要一来一去，现在就懒得了。打小时候就知道的一些词，现在逢上竟然有了新的观感。比如：回家。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词，我们不能不去用它，它是我们做人的一股底气。比如：算了。这词年轻人说起来有种潇洒的决绝，后来才知道词里有着欲说还休的余味，世上的事，不算了又怎么办呢？再比如：姑娘。年轻时听到这词心中一跳，皮薄时脸也要红红。现在，听它就像听到豆芽或西瓜，立即浮上良莠不齐的画面，那瓜皮个个生翠，一刀下去，或者夹生，或者熟过，正好的时候总是较少。

短文便是建立在对这些词的感觉上的。短文是用人生写出来的。短文是手捻佛珠般地捻着的自己的一副副心



肠。忆往昔，我们生出来时是不正经的，总是弄出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举动。后来，我们学文明了，正经了，会查字典了，会用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了。然而正经却是不耐久的物件，放着放着，味道就变了。比如我，现在看到“革命”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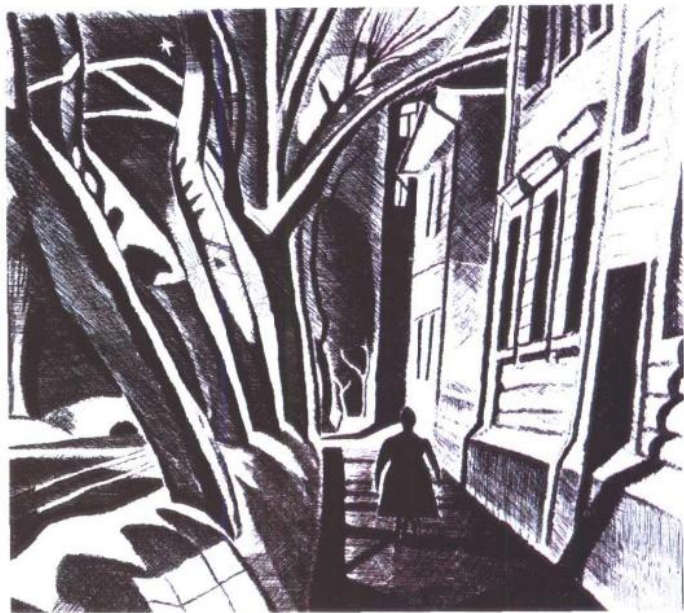


字,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洒血、去死,而是种种见过听过的以革命名义做出的不伦不类的事儿。到了这一步,实在是很不好的。

但是,要将短文写出来,必然还要有点迂。真正的欲说还休,哪会有一字留下。我们至少对“回家”这样的词存有感觉。其实我们从来就知道它的可贵,小时候不会说,可就是不离开家。长大了,能离开家了,我们也能说了,我们就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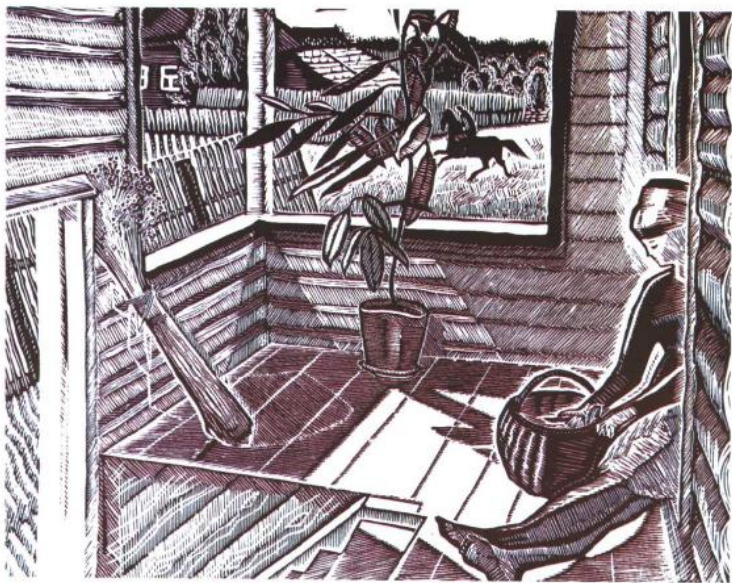
短文,就是对回家们的述说。

1994.7.7.



我的家在一个陈旧的弄堂里。一幢年逾花甲的老房子，里面的当然的居民是老鼠。沿着幽暗的楼道走上去，走到走不通，就到了。前窗可见对面人家的晒台，于是对面人家可见到我的床。后窗在造一座体积庞大的楼，它座落在那块很出名的晒了几十年太阳的黄金地皮上，忽而打桩，忽而拔桩，折腾了好多年只失过一回火，还算万幸。

这个家过去常常是我一个人。我不坐班，俨然像个退休的老人，在家或是坐着，或是躺着，手里通常有一本书或一张报纸。朋友来了，一起抽支烟，喝杯水，说会儿话。我最关心的是电话和信箱。独自在家，要是寂寞了，就找找有没有飞进来作客的苍蝇，欣赏一会精彩的特技飞行。



我的朋友在一个和消防队差不多情形的地方打工，被电话指挥着，铃声一响就要奔出去造福大众的。白天黑夜是不大分的。她永远保持着少先队员的热情，隔段日子总要告诉我，自己又进步了，进步在什么奥妙的地方。我有义务立即放下手中的报纸，微笑着表示祝贺，亲切地鼓励她戒骄戒躁继续进步。

夏天的时候，女儿天天结束了寄宿生涯，从幼儿园回家。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从此，我乃“名花有主”，随心所欲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家被支配，出门要请假，动辄遭到盘问。自己看自己也觉得有教养多了。虽说家里请了保姆，我的天天还是更喜欢消遣我。我们的活动多半

是下棋或讲故事。我即兴讲的故事如果记录下来，可以编一本厚厚的书。在将我唤作“驼背老头小弟”时，天天的脸上有种窃笑的表情。我稍稍一动，她撒腿就跑，边跑边说：“你来呀！”她做课时，我在做我的功课。她在电脑上放一面小镜子，要我时不时看她一眼。一切的亲密应当在晚上八点结束，编辑先生明日又要来催稿，交不出货就是奸商了。我一再说“晚安了，晚安了”，天天并不晚安。甚至半夜里也想起父亲，不惜嚎啕大哭。我顿时就输给她，那么就下楼来睡觉吧。我关上电脑，关上电灯，在黑暗中抽烟，唉声叹气。天天说过，长大了不要当作家，当作家晚上不能睡觉的。这么说，她是来解放父亲的。

我本不是个没脾气的人。弄到我光火，就恨恨地对我那朋友说，这次一定要去征婚了，是女人都要了！她听得多了，说一句“那你去呀”，表情依然不咸不淡的。想想彼此好了许多年，当年她也是有情有义的一个，如今即便征到个佳人，未必不变成此人第二，于是先灰了心。弄到我光火，对天天厉声说：“再作怪要打了！”她照样作怪，于是在她屁股上来一巴掌。忽然想起天天说过，要将每月三元的零花钱省下给爸爸买空调，心里就先泄了气。等她存够钱买来空调，至少是一百年以后了，我已尸骨无存。但是，她说得那么认真，当父亲的只好感动了。罢了罢了。

无论如何，我不对保姆发火。

1993.1.28.



一想到写自己，是非常想把自己写得很可爱的，比如有点天真什么的。一想到世上还有人比我更可爱，就无法下笔。比如有一次，我很想在文章里由衷地写一句，“有个男孩名叫王蒙”，生怕人家误会了（这年头人们容易误会），就将此话节约了。不过，到底不便用在自己的身上。

我经常不会说话，而且越来越说不好了。有一回在电视台做游戏，问什么征婚的问题。我立即激动得语无伦次，一开口就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自以为反了潮流，等

到播出，发现这话被编辑剪去了，真是剪得应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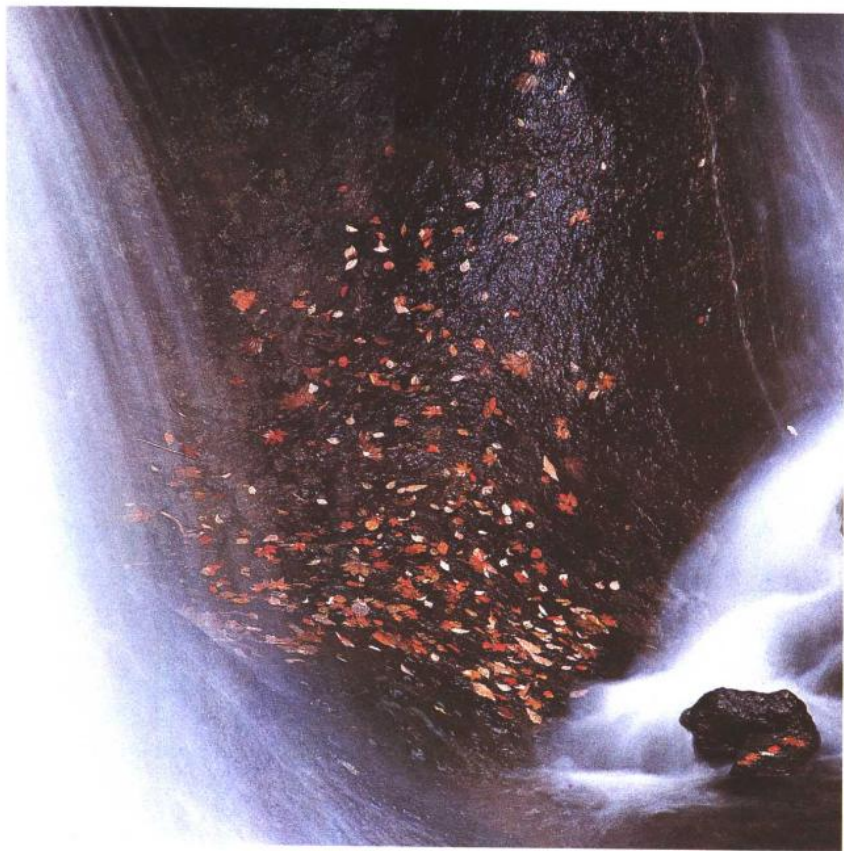
我也不会做事，即使他人帮着我还是做不好。前几天，到医院去给我的骨头照相，医生叫我将脑袋靠在铁板上，我要它靠上去，它却偏偏不靠上去。医生来了，一番指点发现真的靠不上，而不是我在捣乱。给医生添了许多麻烦，心里很内疚的。

我还不会享福。不吃好饭，不穿好衣，不抽好烟，不喝好酒，不宿娼，不赌牌。这当然是有点穷相。曾看到一个幽默，有人去看医生，说自己五十岁，问还能不能再活四十年。医生问他是否吃喝嫖赌，他说，我和这些坏事从不沾边。于是，医生说，既然如此，你何苦再活四十年！是啊，明明有公交月票，我经常骑自行车。昨天去外面吃饭，饭后主人问我怎么回去，我说我有车，自行车。大家就笑一笑。我才知道，如今自行车已不叫车了。“我有车”这三个字不能轻易说的。可是，我的破车不是也有牌照吗，不是也要人驾驶吗？

那么，我会什么呢？

我会做梦。只要有空，我常常做一点黑夜或白日的梦。梦见壮阔的山河，梦见绝代佳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梦见地球的毁灭。我的梦境常常荒诞绝伦，五彩缤纷。不过，梦着梦着就梦到了扫兴的事情，这叫我悲哀。

我会回忆。会不合时宜地面对往事，为此五味俱全。我会恼火，还会骂人。长大以后，学会说“对不起”，偶尔也为别人操心。我会不失时机地笑一笑。我会坐在电脑前，愚蠢



地玩着毫无结果的游戏。我会在此刻，深夜两点，同样坐在电脑前，写这个“我是什么”的文章。

然而，我是什么呢？

1993.3.2.

即便已经欲说还休，提起青春，我们似乎总有几句话要讲。青春是一个发亮的字眼，它表示年轻、健康、欲念、希望、梦想和美好，它充满生机勃勃的生命感。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这些正是我们最容易失落的部分。

光顾青春沙龙的人们，带着不同的经验和各自的心境。那摇曳的烛光世界，那么真实又那么脆弱。一句“天天天蓝”，便能引出无尽的遐思。拥有青春的人们即便在述说孤独时，似乎也有着一份缠绵。有人说，“是孤独恩惠了我。”更多的人们在讲述欲忘不能的情和爱，说“月亮代表我的心”，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说丑还说温柔。曾读过的一篇文章有个别致的名字：《认识你糟糕》。读完才知道那儿的“糟糕”也就是“很好”的代名词吧。那是轻轻的欢喜。

当我们将青春的外延扩展，立即有了不同的风景。小时候盼望长大，长大了才明白不如还是个孩子。目送着岁月流逝，终于唱出了“三十岁并非无奈”，字里行间，却多少透出一丝无奈之情。于是，就要藏起你的忧郁，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说是要不动声色，然后拍拍自己的小脑门。面对来之不易的小小的家，面对丈夫和孩子，少妇就有“家不是一把折叠伞”的感慨。与此同时，面对上一代，则有了原谅自己父亲的宽容。人们变得多愁善感，变得善于创造警句。听一首《忧愁河上的金桥》便心有“花溅泪”之感。人们开始有些悲观了，虽然口气仍然豪迈：“人不应该把自己降为感情的奴隶。”那么，人应该是什么的奴隶呢？